中土夜话

人生莫测　多少迷蒙
真相明心　缘到福成

第 39 期　2012 年 5 月 11 日

心的支撑

文/程翊

故事发生在一个将要面临高考的学生身上，本来一切都是那么自然与和谐。快要高考了，这个孩子似乎对自己很有信心，丝毫没有什么焦虑的。因为他相信无论他考成什么样子，他都有一个支持他的爸爸。

那个时候妈妈不在家，所以一切都是爸爸在安排。可是突然有那么一天，几乎每个电视台都在不停地播放诬蔑法轮功的新闻。孩子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和眼睛，因为他的爸爸是一名法轮功义务辅导站辅导员，这样的帽子为什么会扣在爸爸炼的气功上呢？孩子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视希望能找到答案。

电视不停地播着精心策划的栽赃骗局，使他的思维模糊了，他不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去思考，这个孩子当时还是个高中生，但是他很有自己的思想。虽然当时他第一个想法是不顾一切地想劝说爸爸放弃修炼吧，他也这样去做了，可是当他望着爸爸那双含着泪的眼睛的时候，他知道一切的宣传都是虚假的，因为爸爸眼睛里的泪水是真实的。他了解爸爸，他知道从他爸爸炼习法轮功开始，不但以前遗留下的病好了，身体也健康多了，而且在工厂和邻里，爸爸是一个所有人都竖大拇指称道的人，所以孩子相信爸爸的信仰是正确的！

而爸爸得到了孩子的支持，他是那么的开心，虽然他已经泪流满面，但是他抚摸着孩子的头，语重心长地说道：“孩子，你知道爸爸做的是一件正确的事，爸爸就心满意足了！爸爸所做的一切没有错，所以没有必要认错，大帽子固然可怕，可是爸爸没有退路，真理不能被扭曲。”孩子没做声只是点点头，因为他心里已经理解了爸爸，他为爸爸而骄傲！

就那个晚上钟声刚过 12 点，也许该算是第二天了吧，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这对父子惊醒了。爸爸摸摸孩子的头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要做声。门开了，因为没开灯，孩子只听见一个人说：“穿上外衣，跟我走！”就这样爸爸和孩子连最后一句话都没有说上就被带走了。

孩子听了爸爸的话没有作声，只是站在凉台上望着爸爸被一群人拥着带上了一辆面包车，从那一刻开始一颗默默的流满泪水的心破碎了！孩子是多么想拼命喊一声“爸爸你回来呀！”可是……孩子松软地坐在了地上，不知道是吓呆了还是迷茫了，只是静静地坐着没有了思维，嘴里叨念着：“爸爸还会回来吗？”

慢慢的孩子想起了爸爸的话“不论怎么样一定要振作，只要你知道是对的，爸爸即使走了也没有什么遗憾。这么好的法被冤枉，爸爸不能什么都不做，也许以后就不能好好地照顾你了，但是你要懂得自己照顾自己。”“是的，我要坚强！”孩子自己对自己说。他擦干了眼泪，眼前出现了爸爸那鼓励的微笑。

孩子没有办法见到爸爸，因为拘留所不让。后来爸爸被亲戚保释回来，从那没过多久孩子考学了，在那样的压力下，他还是考上了大学。爸爸也很欣慰，他觉得是自己该去做自己的事情的时候了，于是爸爸骑着自行车直奔北京，他选择了信访办。本来应该是公民反映问题的地方，却成为抓人的场所，爸爸被抓回家乡的劳教所，饱受了长达六个多月的折磨。

儿子回来了，在劳教所见到了爸爸，他悄悄地对爸爸说：“爸，儿子的心永远都支持你！”那是六个月里儿子见到爸爸的唯一一面。劳教所的待遇不用说每个人都清楚，家里还必须去送钱，不然会被更严酷的对待。爸爸几次告诉家里不要送钱，可是那是亲情啊，家人能做的只希望爸爸在劳教所能平安！

后来一个亲戚花钱把爸爸再次保释出来，又安排让爸爸离开家乡，就这样爸爸背井离乡了，直到现在仍然无法回来。孩子每年只能见爸爸一次，或许连一次都见不到。这位爸爸为了将真实的一切告诉人们而奔忙着。而这个孩子，他现在也很好，已经大学毕业了，有了一份称心的工作。为坚守心中那份光明的爸爸与正成长起来的儿子，这心心相依的父与子在艰难的岁月中演绎着这平凡而又不同寻常的故事。◇

行者的歌

远离故土的芬芳
游历在海角天涯的他乡
只愿将
真、善、忍的福音
传播到每一个众生的心上
在云游中流浪
没有华丽的衣裳
漂泊在无家的海港
饱尝着炎凉的风霜
我拥抱着那灿烂的朝阳
我挥洒云烟在墨海飞鸿
我将神佛描绘在宣纸之上
世间万象
在心底荡漾
觉者的教诲
让我心里亮堂
我将毕生心血
以法徒的慈悲架起一艘不没的归航……

现代民间故事：

过世的二弟为我洗清十五年的命案

这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一桩真事。

那是我十岁那年的正月初三，一个农村的姨夫要来城里看病，妈妈很早起来，并让我们把屋子收拾干净。我们姐弟四人起床后，我就把被褥叠好摞了起来。谁知二弟骑个枕头在炕上绕圈玩，就是不让我摞枕头。我要了几次他都不给我。没办法，我就推了他一下，把枕头抢过来摞上了。二弟就大声哭了起来。妈妈听到后问是怎么回事。二弟说："大姐踢我肚子。"我当时也没和二弟辩解。心里想：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反正屋子收拾干净了，枕头也摞上了。

可是事过两天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早上起床后二弟就说肚子疼，一阵比一阵疼得厉害。当时爸爸去外地出差，没有在家。妈妈就找来姑奶奶背着二弟去了医院，在第二天就给二弟做了手术。谁知手术后才缝了二针，二弟就没命了。最后也没有诊断出是什么病。

二弟死后我的大难就临头了。妈妈硬说是我把二弟踢死了，把肚子给踢坏了。我听后就像晴天霹雳一样，吓得喘不过气来。我说："我真的没踢他肚子，就推了一把。"妈妈说："你没踢，小二子怎么就说你踢他肚子呢，怎么就肚子疼死了呢！"我当时百口莫辩，能怎么样？二弟又死了，又没有证人。从那时起，我就背上了踢死二弟的罪名。之后妈妈又生了三个小孩，一共姐弟六人。每当发生冲突时，我只有受欺负的份，不敢还手，不敢还口，妈妈也总是恶言恶语的数落我，骂我。我心里特别的苦，有话说不清。就这样我在埋怨声中，在痛苦中度过了童年。后来知识青年下乡，我去了很远的地方，虽然农村很苦，但离开了家庭那个环境，心里的压力还是减轻了很多。

就在我二十五岁那年回家过年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又发生了。正月初二父母要去农村接姥姥来家里，当时二妹牙痛，妈妈告诉我要按时给二妹吃药。父母走后，吃过晚饭，有个亲戚过来玩扑克，我因在农村干活很累，又洗了很多衣服，就躺在了炕沿边上。后来他们玩完走后，我就叫二妹用掸子掸炕，好铺被睡觉。谁知二妹就冲一处掸了好几次。我说你掸一下这边就行了，为什么老是掸那块。

我们熄灯睡下后不到十分钟，就听二妹咬牙，牙咬的非常响。我打开灯一看，她双手攥得很紧，而且冰凉。我使劲推了二妹几下，并叫她的名字。就看她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我不是你二妹呀！"之后又开始咬牙。我当时吓坏了，不知是怎么回事，就一个劲地叫她，那时感觉自己的头发都竖了起来，害怕极了。正在这时，就看二妹说："你别害怕，我不是别人，我是你二弟，小二子。"说完就哭了，还很伤心的样子。并且说："大姐看你们多好，又有吃，又有穿，兜里还有零花钱，你知道么，我从北风岗子来的，只穿了裤衩、背心，好冷啊（他去世时就穿着裤衩、背心），你们多好，我什么都没有。"说着又哭了起来。

我问他干什么来的，他说："我是和奶奶一起来的，把头的（就是阴间管事的人）说，不让奶奶来咱家。"还告诉我把头的是我家亲戚，叫什么名字。这些亲戚死的时候，我父亲才十多岁，他怎么都知道？而且说的名字都对。然后我就问，那你来干什么。他说："把头的让我来跟父母说，我不是你踢死的。"我问："那你是怎么死的？"他说："我是老爷庙前的拴马童，是自己偷着跑出来转生的，后来被它们发现了给抓了回去，（肉身）就死了。"我说："这是真的吗？"他说把头的告诉他的。我说："原来是这样啊。你知道你死后，可把我害惨了，你知道我是怎么过的吗？"他说："知道你过得不好，所以把头的才让我来告诉是怎么回事。我来时咱们搬家了，是奶奶一路打听才找来，奶奶把我送到门口，就去了爷爷那里。天黑时，我就从隔院的墙头爬过来。那家有一个汪汪的一个劲咬我（是那家养的狗，我当时也听到天黑时那家的狗咬得很厉害），我从窗户往里一看，你在炕边躺着，还有几个人玩纸片片（就是玩扑克），在他们开门走的时候，我就进了屋里，蹲在了炕上。二妹看到我了，还用掸子掸我好几遍，我不让她掸我。熄灯后，我和二妹商量，让我和大姐说几句话，开始二妹不同意，后来她看我可怜，就同意让我和你说话了。她咬牙的时候，我就来了。"

我听他说完后告诉他："爸妈都没在家，你走吧，等爸妈回来，我说一下就行了。"他说："我不能走，把头的说，必须让我亲口告诉这件事，不然他们不会相信的，一定得等他们回来。这件事说清楚后以后不会再来了。我们也有规定，不能随便的说来就来的。"我很好奇地问了一些别的事情，他说："把头的不让随便乱说的，也有人管着，乱说话要受惩罚的。"这样他一会伤心，一会笑，还是八岁小孩的样子。到了鸡叫的时候，他就走了。

我赶紧去了爷爷那里，核实一下他说的对不对。没等我问，爷爷就告诉我说："昨晚你奶奶带着小二子回来了。"我说您怎么知道的？爷爷说："是附你老婶娘说的话。"我说："小二子是附我二妹说的话，说他和奶奶一块来的，看来这是真的。"

就这样二弟一连等了四天，每天晚上就和我说话。在初六下午两点多钟，爸妈他们回来了。刚到家二弟就来了，他把事情详细说了一遍之后，又让我们给奶奶送点衣服什么的，之后说来的时间太长了，要马上找奶奶回去了，并且让我们给他做一把小木枪送给他。他哭着说以后不会再来了。从那以后二弟真的没有再来过。

每当回忆起二弟那可怜的样子，我都在心里暗暗的祝福：愿二弟早日转生，能有个好的归宿。同时我非常感谢上苍的公平，感谢二弟为我洗清了黑锅，卸掉了背在身上多年的人命债，也验证"人命关天"这句话：上苍不会冤枉任何一个人的。（文/妙真）◇